

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之不同的教训与异议的观点

目 录

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之不同的教训与异议观点的实例..... 2

壹 关于职事

一 拒绝李弟兄与倪弟兄关于一个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与执事、智慧
的工头等教训..... 2

二 抗议“不能容忍”解经上的不同，借此称义不同的教训..... 5

三 拒绝同工们所重申李弟兄关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交通..... 6

四 试图诋毁水流职事站..... 8

贰 关于工作

一 指控同工们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以监督工作..... 9

二 指控同工们试图实施集中控制.....10

三 意图暗中破坏在主职事里当前的领导.....12

叁 关于召会生活

一 指控同工们将主的恢复改变为全球性的组织，而不是基督生机的身体.....13

二 宣称那些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召会是“职事的召会”.....15

三 指控同工们推动划一与统一.....16

四 以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孤立.....16

五 扭曲李弟兄对已过在接纳信徒上的失败而悔改的话，以称义对基督教的
接纳.....18

六 鼓励野心.....19

附件一攻击同工们的实例.....20

DCP 辩护与证实

这份文件整理了朱韬枢和那些拥护他之人¹所传的不同教训和异议的观点，这些教训偏离了我们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所承继之使徒的教训。在已过二十年里，朱韬枢对许多的真理和实行，形成了不同的意见，（林前一 10；太十六 24 与注 2；加五 19 上，20 下与注 4；启三 14 与注 1，）并且越发大胆的提出他个人的解释，成了不同的教训。（提前一 3-4；提前六 3-4；林前四 17；七 17；十一 16；十四 33；十六 1；徒二 42 上；罗十六 17；弗四 14。）这些不同的教训产生了不同的实行、（腓四 9；提前四 15；提后三 10、）不同的职事、（徒一 17 与注 1；林后四 1 与注 2；弗四 12 与注 2、）不同的工作。（林前五 58；林前十六 10；弗四 12。）结果乃是，他的职事实际产生了不同的“恢复”。（林前三 10-13；提后一 15 与注 1，注 2，注 3；启三 14 与注 1。）

最近数月，朱韬枢和那些公开拥护的人，越发狂野粗鲁²，他们批评一班以相调的方式，继续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以完成主恢复³工作的同工们。这份文件简要的将朱韬枢的教训和异议观点，与倪弟兄、李弟兄的职事里一些真理和实行的要点，作一比较。它也点出朱韬枢和那些拥护他的人，对“相调弟兄们”和“水流职事站”所作的一些攻击。这份文件并非下定案、或彻底处理这些主题的文件，也并未整理出朱弟兄和拥护他之人的一切偏失。这份文件⁴中的许多点，在 <http://www.afaithfulword.org/> 网站上，有更详尽的说明。

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之不同的教训与异议观点的实例

壹 关于职事

一 拒绝李弟兄与倪弟兄关于一个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与执事、智慧的工头等教训

异议者指控同工们在圣经之外关于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与执事、智慧的工头等教训：

在我看来，“一个出版”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真理（暗示、或别的事物）。也不是“圣经基要原则”的“直接应用”或“正确引申”。它只是“相调的同工们”之教训里，一个想当然耳的暗示，其中含有圣经以外的元素，包括：

1. 有一个独一“时代的执事”，最近的一个是李常受弟兄。
2. “相调的同工们”是李弟兄“时代的职事”独一无二的传承。
3. 有一个独一“智慧的工头”，监督神在全球的建造工作。

DCP 辩护与证实

4. “工头”（李弟兄或他的继承者）监督全地所有的工人。
（Nigel Tomes, “水流职事站的私意解经—如何不强解圣经），中译。）

事实上，同工们所说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时代的执事、智慧的工头，乃是倪弟兄和李弟兄根据圣经和对召会历史的认识而有之教训。在“时代的异象”这本书里，李弟兄详述了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众申言者、施浸者约翰、主耶稣、彼得、保罗和约翰异象的进展。（三〇至五〇页）。那些在各个时代将异象带往前去的人，承继了前一个时代的异象，而加以往前。神经纶之异象的启示，也是从路德马丁的时代开始，一直往前发展。（二五页。）

圣经清楚启示，每个时代，神只给人一个异象；我们从圣经里找不出有那个时代是有两个异象的。（时代的异象，二一页。）

…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那时代的职事。这些时代的职事与地方性的执事不一样。路德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祂特别要作的事，祂有祂自己所要恢复、要作的工作；那个恢复、那一个工作，就是那一时代的职事。（倪柝声文集，第五十七册，二九九页。）

综观已往，我们能看见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关于圣经的恢复也是这样。路德马丁的启示只达到某一点；逐渐的，得着揭开并恢复的点越来越多。今天我们的异象是构得最远的，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头上。（生命信息（下），三三一页。）

…一五二〇年代，当路德起来改教时，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都得与路德站在一起。十七世纪，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就必定要与盖恩夫人站在一起。十八世纪，凡要在异象里事奉的，必定要与新生铎夫站在一起；连卫斯理约翰也从新生铎夫那里得帮助。到了十九世纪，达秘带领的弟兄们兴起，异象乃是在他们身上。再到二十世纪，异象就临到了我们。（时代的异象，二五至二六页。）

正确、正式的建筑，只有一张图样，也只有一个工头，就是给图样的工程师。事实上，每个时代都一样，主赐给图样、启示、话语，并借着一个人来督工完成祂所要的；凡不按着主借那人所赐的图样建造、说话、事奉的，就没有亮光和启示，也不在异象里事奉。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有的人也传讲或出版一些信息；

DCP 辩护与证实

凡在这些信息里面，能叫人得着亮光，得着生命供应，使人看见启示的，都是从主恢复里这分职事所领受的。（时代的异象，二八至二九页。）

异议者宣称，梅尔博士和史百克弟兄，与倪弟兄同为那时代的执事。

在 1934 年时，倪柝声并不称他自己是那独一的时代执事，他认为自己和史百克、梅尔博士，以及其他的人，都同为那时代的执事们。（Nigel Tomes，“一个独一的‘时代执事’——这是倪弟兄的教导吗？），“交通报”中文版，卷五第一期。）

梅尔看见了一些关于基督的中心与普及的事，但他从未离开过公会。史百克虽然精通属灵和内里生命的事，却反对在一的立场上实行召会生活。李弟兄多次说到史百克弟兄，在一九五七年访问台湾的时候，试图拆毁召会的立场，并且从那以后，他的职事便不再有膏油。当我们以李弟兄的信息质疑 Nigel 的说法时，Nigel 却辩称他的文章只讨论倪弟兄的教导。借着宣称倪弟兄所说过的话，Nigel 试图以倪弟兄来反对李弟兄。

异议者以基督教历史为榜样，说到每一个时代，有许多被主兴起来的人，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见，却是“彼此互补”的。

一个时代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而是有许多人被主兴起来为主说话，启示真理，这是历史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在上个世纪里，我们最少认识几位主的仆人，像是宾路易师母、史百克弟兄、倪柝声弟兄、李常受弟兄等等，我也相信还有其他的人，成为主话语的职事。（林峰名，“神多分多方的说话），“交通报”中文版，卷四第三期。）

他们不顾李弟兄的交通所说，这些职事的结果，乃是分而又分。

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贯穿整个基督教时代的原则。一切的难处、分裂和混乱，都是来自容忍不同的职事这一个源头。许多基督教教师晓得不同职事的危机；然而，他们却容忍不同的职事。他们一直容忍不同的职事。在主的恢复里，长远来说，我们不该相信，不同的职事不会偷着进来。我们必须做醒。这样的危机就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做醒，如果我们不谨慎，仇敌会以某一种方式，偷偷的利用一些凭借，把不同的职事带进来。这样的事会终止主的恢复。（长老训练第一册，新约的职事，十二至十三页。）

DCP 辩护与证实

二 抗议“不能容忍”解经上的不同，借此称义不同的教训

异议者批评 Ron Kangas 所说，若是每位信徒都持定元首，就不会有不同的解经（“水流报”英文版，第八卷第七期，二〇〇四年七、八月，一八三页，中译），因而抵触倪弟兄明确的说话：

如果我们持定元首，这样我们就不能有不同解经。一有不同，就必定有人不持定元首，因为祂不可能对一个肢体说一样，对另一个肢体说另一样。（倪柝声文集，第四四册，九七页。）

故此，异议者实际上是在反对倪弟兄。朱韬枢写到：

甚至你们强调—若是我们在一个次要的项目上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有人不持定元首—这定然会把我们带到对所有圣经划一的解释里。（是的，我知道倪弟兄说过这个，但是他也说过许多其他的事，你们却选择不去强调。为什么你们特别强调这句话过于其他的事？）（朱韬枢，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致朱弟兄个人信件的回信，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朱韬枢所谓对倪弟兄话语的“强调”，实际上乃是 Ron 在一篇信息中，简单的提到一次倪弟兄的交通。信息中也复述倪弟兄的交通，说到当不同的解经产生时，最合适的作法不是去辩论，乃是持定元首。朱韬枢和那些公开攻击同工们，以护卫其职事的人，丢弃了倪弟兄在这点上的交通。

朱韬枢和那些拥护他之人所反对的，乃是李弟兄多次强调，在同一个异象下教导同样的事，以保守同心合意。譬如，在“时代的异象”里，李弟兄说：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觉得同心合意的紧要。但是只要在一个小点上看法不同，就无法同心合意。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训练中，我一开头就讲主恢复的异象。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爱主，都愿意同心合意，但我们的异象如果构不上，就还是同不了。（时代的异象，七五页。）

异议者误用接待信徒的一般性原则，以称义不同的教训，并在主的恢复里，建立他们个人的王国。接纳信徒的一般性，并不是那些自称在同一个职事里同工的人，教导不同之事的许可证。李弟兄很强的规正那些在众召会中间尽职的人，说到：

DCP 辩护与证实

我们也必须在全地各国所有的召会中教导同样的事。我们中间不该吹不同的号声，也不该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都该说一样的事，吹同样的号，教导相同的事。我们需要在教训上是一。（林前四 17，七 17，十六 1，徒二 42，罗十六 17，提前一 3~4，六 3，弗四 13~14。）（长老训练第九册，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一），十三页。）

李弟兄在论到主恢复的职事需要吹一个号声时，对召会一般性的实行与职事的范围之间，作了清楚的划分。

因这缘故，这职事不能容许任何人假装在其中，却仍说不同的话。这不是说，我要你离开你的地方召会，或你的地方召会不再是地方召会。我所交通的乃是，职事在为着主恢复里的权益争战时的冲击力。

…我不是在谈论众召会，我是在谈论职事。职事是一件事，众召会是另一件事。（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八〇页。）

异议者宣称他们的“言论自由”遭到侵犯（译自 Nigel Tomes，“‘一个出版’的推广运动”，“交通报”英文版，卷五，第三期），抨击陈实在信息中说：“…主的身体是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译自“水流报”，第九卷第一期，二〇〇五年一月，一八六页）。陈实的讲论，是在重述李弟兄的职事：

这一个比同作肢体更受限制，更受约束…。在召会中，在基督的身体里，特别是在新人里，你和我天然的人没有说话的自由。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人位，全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只有这个人位有自由说话，我天然的人绝对没有自由说话。祂是绝对有自由来说话，我是绝对没有自由来说话。（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新人，六六页。）

三 拒绝同工们所重申，李弟兄关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交通

异议者宣称，“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并非圣经明文的吩咐，因此当视为不合圣经而加以拒绝。

在我看来，“一个出版”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真理（无论是含示、或别的方式）。也不是“圣经基要原则”的“直接应用”或“正确引申”。（Nigel Tomes，“水流职事站的私意解经—如何不强解圣经”，中译。）

DCP 辩护与证实

自从主在中国兴起祂的恢复以来，“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一直是倪弟兄、李弟兄和同工们普遍的实行。李弟兄直接和带领弟兄们交通到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因此同工们只是重述李弟兄的带领，以维持众召会中间的一。

有一件事给主的恢复造成麻烦，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出版。我们若对主的恢复认真，就必须避免任何一种在难处上的牵连。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他请我协助文字工作。我的确写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论到基督的家谱，一本是彭伯所着“地的最早时期”的部分翻译，以及一些关于诸天之国的书。我自己从未出版任何东西，我总是将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助手之下的福音书房；我的稿件该不该刊登，在于他们的分辨。我喜欢有人检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我们只有一种出版，一切都是经过倪弟兄的福音书房出版的，因为出版其实就是吹号。吹号不仅是在口头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至一七一页。）

异议者在反对同工们所重申之李弟兄的交通时，全然扭曲了原有的语调和内容。他们以“坚持”、“强加”、“强制执行”、“政策”等字眼，来形容同工们在“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里的交通。

为何工人之间（李常受弟兄和倪柝声弟兄）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变成一个现在是公开政策的教训，而且强加于圣徒们和众教会呢？（Nigel Tomes，“对《主恢复的文字工作》的分析和回应”。）

如今经由推动“一个出版”，圣徒们、众地方教会、以及众长老们，不是被要求要“坚持一件共同信仰之外的事物”吗？（Nigel Tomes，“对《主恢复的文字工作》的分析和回应”。）

如果你们打算强制执行这项约束在全地所有的同工身上，那就不要宣称你们只是声明你们自己的意愿；你们只是要再确认，你们自己愿意受约束在一个出版之下的企图。（Nigel Tomes，“回复九月二十七日南加州同工们的公开信”。）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这份声明里，并没有“坚持”、“强加”、“强制执行”和“政策”等用词和语调。事实上，同工们在这段交通的总结里清楚说明，一个出版不该坚持为信仰的一项，并且指出，若有任何人不愿受限于一种出版，他们仍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仍是在真正的地方召会里。

DCP 辩护与证实

最后，各处的众召会和众圣徒必须领悟，一个出版这件事无关乎共同的信仰，乃是与主恢复中的一个职事有关。职事乃是我们中间在主恢复里的吹号，而这个吹号不该是吹无定的号声；李弟兄曾在好些不同的场合说过这样的话。然而，一个出版不该在共同的信仰上，或在众召会的交通上，成为我们接纳或拒绝任何人的根据；一个出版不该坚持为信仰的一项。若有任何人不愿受限于一种出版，他们仍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仍是在真正的地方召会里。”（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七至八页。）

在 <http://www.afaithfulword.org/>的“专题文章”和“圣徒投稿”栏中，有多篇详论一个出版的文章，包括：

- “一个出版”合乎圣经么？（<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Scriptural.html>）
- 使徒行传十五章榜样的应用与偏离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Acts15.html>）
- “一个出版”是一个“专特性”或“一般性”的项目？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spec_gen.html）
- “一个非正式、自愿性、个人的实行”？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personal.html>）
- 谁的“历史修正主义路线”？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Hist_Rev.html）
- “特殊情形”或“特殊个人”？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sit_pers.html）
- 对主恢复中“一个出版”的看法（David Ho）
（<http://www.afaithfulword.org/contributions/DHo1.html>）

四 试图诋毁水流职事站

异议者特别攻击水流职事站，指控水流职事站：

- 在发行“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的事上，有利益冲突和潜在的不法行为；
- 在关于偷运恢复本圣经进入中国的事上说谎；
- 把相调同工们，DCP 和当前诉讼等许多事，不实的推责于水流职事站。

Nigel Tomes 指控相调的同工们，在发行“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的事上，有利益冲突和潜在的不法行为，认为弟兄们的声明是一种策略，借此“‘垄断’主恢复中的书籍市场”。

DCP 辩护与证实

水流职事站的董事会，岂不是把自己暴露在‘垄断主恢复中的书籍市场’的指控之下吗？此外，水流职事站的这种策略，在美国法律下是合法、合伦理并且公平的吗？（Nigel Tomes，“对《主恢复的文字工作》的分析和回应”）。

关于黎广强弟兄偷运恢复本圣经进入中国而被捕的事件，朱韬枢也斥责水流职事站：“我的重点是，你们弟兄们、水流职事站与其代表的行为是可耻的，并且将主的恢复暴露为大众的笑柄。”“这岂不是一个无耻的谎言么？这岂不是连正直的人都会觉得不道德么…？”他将这件事称为“水流职事站、台湾福音书房灾祸”。事实上，撇开朱弟兄高调的指控，水流职事站、台湾福音书房、和在其中代表的弟兄们，都以真诚、道德、并且尊荣主的方式说话并行动。朱韬枢弟兄的论断没有事实的根据，他的指控也是自私，不负责任，且不实的。

异议者的文章，包含 **Nigel Tomes** 所写的在内，把相调同工们，**DCP** 和当前诉讼等许多事，不实的推责于水流职事站。这些事包括：

- 描述当前的诉讼，是由水流职事站所主导
- 认为 DCP 是属于水流职事站的一个专项工作
- 认为 afaithfulword.org 是水流职事站的网站
- 认为 contendingforthefait.org 和 localchurch-vs-harvesthouse.org 是水流职事站的网站
- 将 afaithfulword.org 的投稿者一律称作“水流职事站的弟兄们”。
- 认为“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里的交通，出自水流职事站。

贰 关于工作

一 指控同工们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以监督工作

异议者宣称，工作应当由各自独立的同工团执行，对同工们借着相调的交通而作工予以攻击。他们将行传里，巴拿巴、彼得、亚波罗的职事所引起的难处，称作“小事”，并将哥林多召会分裂的情形，归咎于当地的圣徒，而非不同的执事；因而丢弃了李弟兄在“长老训练第一册一新约的职事”头两章里，论到不同职事所引起之难处的交通。他们将同工们以交通和祷告相调的举动，看作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以监督工作。一九八〇年代，因着有人强调工作的区域而造成极大的损害。有人因此将他们所在的区域，视为他们工作的版图。李弟兄因而强调主恢复中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同工们之间需要有交通：

DCP 辩护与证实

职事在往前的时候乃是区域的。然而，这不是说，主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身体、和不同的见证。不是说，在犹太地彼得带领之下的职事或工作，是为着一种见证，然后在外邦世界保罗带领之下的工作和职事，是为着另一种见证。在新约时代，主只有独一的职事，为着一个行动，以产生独一的身体，作独一的见证。（长老训练第四册，二四至二五页。）

在新约里，确实是有几班不同的工人。就物质范围而论，碍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必须如此。问题在于，人们从这个需要所引申出的结论是什么。若是一班工人，在共同的领导职分之下，并与其他工人一同交通和配搭，在众召会中间尽一般的职事，教导同样的事；这个工作就符合了职事的管制原则—身体的原则。相反的，若是一个工作，既没有交通和配搭，也不接受神所兴起，依其度量而尽功用之领导的职分，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训；那么这个工作就违反了神在身体里的掌权，并且是分裂的。

二 指控同工们试图实施集中控制

异议者宣称同工们试图实施集中控制。他们否认工作里应有一个配搭的领导，并且声称所有的工人团都是独立的。朱韬枢在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写的信里表示：

你们好象觉得每个圣徒，每个地方教会，每个工人和每一面的工作（中国或是全球）都是属于你们的，也都是在你们的控制之下。

他说到：“我领会你们弟兄们不是为着李弟兄的职事，似乎你们还有其他的动机—其中包括控制全球的工人…”。在同一封信里，他攻击 Benson Phillips 弟兄，在一次长老训练里所释放的信息，在信息中，Benson 劝勉众召会，要在基督身体的交通里彼此接纳。

我们必须接纳所有的信徒。但是这里（今天早上）的负担是，我们必须接纳众地方召会和所有在地方召会里的圣徒。他们都该为我们所接纳，并且都该照着罗马书十四章三节，十五章七节被接纳。神已经接纳我们，基督也已经接纳我们，这接纳乃是三一神的接纳。既然神已经接纳了每一处的地方召会，我们就必须有交通，我们必须将彼此接纳进三一神的交通里。然后我们必须接纳所有的信徒。每一处召会都接纳所有的弟兄和姊妹。（译自“职事报”，第九卷第二期，二〇〇五年二月，一〇八页）[方括号中的内文，为 Benson 弟兄信息所有，却为职事报所删略之部分，为厘清上下文意，特附加于此。]

DCP 辩护与证实

朱韬枢追究 Benson 的话，问到：

你是不是想要暗示，一个地方教会必须被你们弟兄们接纳，才可以被所有在你们带领（控制）下的众地方教会所认同呢？

李弟兄曾在八〇年代，答复过相同的指控。

在主的恢复里，没有“众召会的集中管理”，也没有“工作的集中管理”这种实行。我们的确着重地说，众召会在基督的身体里应当是一，但不是借着组成联邦的方法，乃是借着在那灵里，在神圣生命生机的联结里充分的交通。我们也强调同工们不该单独作工，乃该在一个领导下团体的作工。（长老训练第十册，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二），一一五至一一六页。）

异议者将交通与相调等同于控制；他们乃是摒弃了李弟兄的交通，就是在身体生活的各面，包括在同工中间，都需要相调。

所有这些点的意思，就是我们该交通。一位同工要作什么，就该与其他同工交通。长老该与其他长老交通。交通调节我们，交通调整我们，交通使我们和谐，交通把我们调在一起。我们该忘记自己是慢的或是快的，只要与别人交通。若没有与其他一同配搭的圣徒交通，我们就不该作什么。交通要求我们要作什么的时候先停下来。在召会生活里、在主的工作中，我们在配搭里都必须学习，没有交通就不要作什么。

在我们中间，该有基督身体所有个别肢体的调和，在某些地区内众召会的调和，众同工的调和，以及众长老的调和。（神圣奥秘的范围，一〇一页。）

同工们在二〇〇五年六月写给朱韬枢的第一封信里，指明这事：

我们不了解的是，任何弟兄怎能不经交通，就擅自在中国那样复杂而难以处理的光景里，想要影响主的行动。交通的意思是停下你的工作，而受别人的限制。你从未这样作。（二十一位同工致朱韬枢的交通信。二〇〇年六月四日。）

二十一位同工们在这里所寻求的，不是个人的控制，而是相调的交通，李弟兄认为，这是在主恢复的一个职事里，一同作为同工事奉的路。

DCP 辩护与证实

三 意图暗中破坏主恢复中的领导

异议者表示，李弟兄的职事，已经随着他的离世而终止，所以不再继续。在一封近期的回信里，朱韬枢问相调的同工们：

我想请问，既然我们弟兄的离世，已经终止了他向着主活的事奉，今天你们弟兄们怎么还能宣称你们现在是他的同工？（朱韬枢，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致朱弟兄个人信件的回信，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直至一九八六年，李弟兄还称呼倪弟兄为“我们前面的同工”（长老训练第九册，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一），一〇九、一二四页）。尽管李弟兄已经离世，相调弟兄们称自己为李弟兄的同工，仍是合宜的。这样的称呼指明，相调的弟兄们在李弟兄的职事、教训、行为、负担、和对主恢复的实行上，竭力与他是一。他们渴慕作李弟兄的继续，就像提摩太是保罗的继续一样。（提后三 10-11 上，14。）

李弟兄也常说自己是接续倪弟兄的职事。他从来没有说，倪弟兄的职事已经过去。

…倪弟兄虽然已经故去二十几年，但今天我们仍然看见他的职事留在这里，供应众召会继续往前。（圣经中管制并支配我们的异象，三一页。）

倪弟兄明确的表示，他打发李弟兄到台湾，是为着主在中国大陆开始的工作，能够继续下去。

倪弟兄告诉我和所有别的同工说，不管我觉得如何，我必须离开大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必须出去，因为有一天那里的工作会被一网打尽。我若出去，就仍会有东西留在地上。（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三二至三三页。）

李弟兄在人生的末了，同样表示他希望同工们，能继续他的职事。

主给我看见，祂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与我相调着同作奴仆事奉。我觉得这是主为祂的身体所作主宰的供备，也是现今为着完成祂职事的路。（李常受，一封感激交通的信，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他特别要求这些弟兄们，监督水流职事站，继续出版他的职事：

DCP 辩护与证实

我的负担在于那根据倪弟兄和我的解经而有的恢复。我是倪弟兄的继续；我希望我也得着继续，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水流出版机构将继续这分职事。（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五页。）

这与保罗在提后三章十四节所说的一致：“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异议者将同工们继续李弟兄职事的托付，视同于教皇的继承。

最近，一位“相调的同工”说，“我们没有李弟兄的继承人，但有一班‘相调中的同工们’，正在继续李弟兄的职事。”这难道是对天主教“使徒承传”的主张所谓的“强烈反驳”吗？这岂不是在“一个智慧的工头”伪装下，恢复“使徒承传”吗？我们是否正在朝罗马天主教还原？（Nigel Tomes，“是否主的恢复走往罗马教的路上？”，中译。）

真正的试验不在于继承的问题，而在于谁真正接续主所兴起的这份职事，谁带着和我们弟兄晚年职事同样的强调和负担，说同样的事。

异议者特别试图攻击那些在国际性聚集中说话的同工们，将他们的话断章取义，再加以扭曲。他们所扭曲的，现已整理在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Twisting.html>，同时逐条列于本文附件之中。

叁 关于召会生活

一 指控同工们将主的恢复改变为全球性的组织，而不是基督生机的身体

异议者指控同工们用全球性的组织顶替基督生机的身体。他们指控的根据是，陈实曾说“实际来说，恢复等同于身体”（“职事报”），第七卷第六期，二〇〇三年八月，一九六至一九七页，中译），以及 Ron Kangas 所说“我们一年七次聚在一起，是为着基督宇宙的身体，为着主向整个身体的说话，并为着主在整个身体里的带领。”（“职事报”，第七卷第九期，一六九页，中译）朱韬枢在二〇〇六年七月所写的信里，作了以下指控：

陈实弟兄曾说，“恢复等同于身体”。还有，当 Ron Kangas 弟兄提到（所谓的）“七次节期”时，说这是主向“整个身体”说话的时候。但是若是基督的身体是宇宙的，包括所有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信徒，你们弟兄们怎么能宣告“恢复等同于身体”，而水流职事站的聚集怎能“向整个身体说话”？若这真的是“一个身

DCP 辩护与证实

体”，这是什么样的“身体”？是一个“水流职事站全球的身体”？（朱韬枢，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致朱弟兄个人信件的回信，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Nigel Tomes 也对陈实弟兄的话，作了类似的批评：

我们担心这样狭隘的定义基督的身体，会产生出一个“虚拟”的身体，一个全球性的组织。（Nigel Tomes, “‘身体等于主的恢复’—越过所写的？），“交通报”英文版，卷五第四期，二〇〇六年七月，四八页，中译。）

陈实弟兄所说的话，是根据他所读的一段李弟兄的信息。这句话的修饰语“实际来说”，乃是正确解释陈实弟兄这段话的关键。整段话的上下文，乃是说到召会如何实际的认识并尊重身体的感觉。陈实弟兄乃是在复述李弟兄的交通。

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身体。没有身体作后盾，没有主的恢复作后盾，我们就没有路实行地方召会。我们若实行地方召会生活，却忽略了身体的观点，我们的地方召会就成了地方宗派。

恢复是为着身体，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仅仅为着任何个别的地方召会。我们若要作某件事，就必须考虑身体，主的恢复，会如何反应。所有的难处都是由于缺少看见身体，缺少顾到身体。（召会生活中引起风波的难处，三五页。）

Ron 弟兄的话，呼应了倪弟兄的教导，话语的职事是为着整个身体：

头与肢体是合一的，肢体和肢体也是合一的。（七 58~60，九 1~5。）这两个基本的功课，保罗从头一天就都学到了；他头一天就看见了身体的生命，所以后来他能放下自己，接受工作的安排，（十五 22，25~27，）也有工作上的安排。这给我们看见，今天神说话不是向个人的，乃是向团体的。（倪柝声文集，第五七册，一二二页。）

这也符合李弟兄的交通：

一个召会所接受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为着整个身体。因此，我们不该把任何对基督的经历限制在我们的所在地。我们应该看见，我们无论从基督领受什么，都要传输到身体其他各部分。（以弗所生命读经，八八五页。）

DCP 辩护与证实

真正的问题在于，朱韬枢对于神经纶里的职事，和基督身体的实际与实行，没有清楚的看见。其结果乃是，他在他的教训和实行上不受约束，拒绝接受在主恢复职事中的领头弟兄们，以及主恢复中其他召会的感觉和交通。

二 宣称那些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召会是“职事的召会”

异议者宣称那些只接受水流职事站出版文字的召会不再是地方召会，而是“职事的召会”。Nigel Tomes 在攻击“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时说到：

如果一个地方教会采纳了“一个出版”的政策，她还是一个真正的地方教会吗？还是她已经成为“职事的教会”？（Nigel Tomes，“对《主恢复的文字工作》的分析和回应”。）

接着他争辩，那些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召会，不再是地方召会，而是职事的召会。朱韬枢以同样的方式问到：

你们弟兄们难道不是误导了众地方教会，只为着自己的目的，把她们变成了职事的教会么？（朱韬枢，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致朱弟兄个人信件的回信，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八〇年代，李弟兄曾对同样的指控作出回应，他的回应满了亮光：

这些异议者以此为借口，将他们自己与别人分开，形成了许多的分裂。虽然我很强的否认这些对我职事的指控，但即使他们所说的是真的，这也不能称义任何的分裂。（照着神命定之路召会生活的实行，十二页。）

我从来没有建立任何“职事的召会”。我在恢复里已经六十年，一直在劳苦。我也与倪弟兄在一起二十年。倪弟兄和我都没有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召会。借着主职事所建立的众召会，不是“职事的召会”。虽然保罗的职事建立了许多召会，但是若称这些召会是“保罗的召会”是不对的。有些哥林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又有人说，“我是属矶法的；”（林前一 12；）但至终保罗说，他、亚波罗、和矶法都是属哥林多人的，因为万有都是他们的。（三 21~22。）西教士到中国建立他们的差会，但我们的职事所建立的不是“职事的召会”，乃是地方召会。今天在地上很难找到任何一

DCP 辩护与证实

个地方召会，不是借着我们的职事建立的。因此，他们对我的控告是不公平的。（照着神命定之路召会生活的实行，二九页。）

我有完全的把握，我将这恢复带到美国的时候，不是尽公会的职事，也不是兴起公会的教会。我所带到美国的是“那职事”。借着这职事，主将祂恢复的工作带到美国，并兴起召会，建造召会，且滋养、成全众圣徒，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兴起在美国的地方召会的工作，的确是“那职事”。既是如此，借着我的职事所兴起的召会就是职事的召会，并且该与职事是一。（新约的职事以及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九至一〇页。）

三 指控同工们推动划一与统一

异议者指控同工们推动划一与统一。在中文“交通报”所刊印的一篇信息里，朱韬枢说到：

把众地方教会一统在水流职事站的旗帜下，只会妨碍圣灵的工作。（朱韬枢，“主的恢复与新约的职事”。）

Nigel Tomes 也写了类似的话：

或许，在那个宣告的三十年后，一和统一渐渐失去了分界。对一些人而言，圣徒们同心合意的呼召，竟成了众信徒和众召会中间，一种外表上的统一。（Nigel Tomes，“多样化是美好的”，“交通报”英文版，卷二，第六期，二〇〇三年六月，二七页，中译。）

同工们所言与外在的划一与统一无关，乃是关于内在的事，如一个身体，那灵的一道水流，一个工作，一个职事，基督身体的一个交通等。李弟兄盼望所有的召会，都在教训、实行、思想、说话、素质、外表、和彰显上是一。（见“长老训练”第九册，一三页。）

你若相信圣经，你必须承认我们该在教训、实行、思想、说话、素质、外表和彰显上是一。圣经没有一节给我们些微的暗示，允许众召会有不同的外表。（长老训练第七册，三六页。）

四 以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孤立

DCP 辩护与证实

朱韬枢说，借着身体的交通而认识身体的感觉，只能应用于地方一面，因此一个人除了自己所在的地方召会之外，没有别人能替他代表身体。

我们在使用“身体的感觉”这辞时，必须十分小心。我听见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和身体有交通？”要留意，这样的话，只能应用于地方一面。出了地方召会之外，谁能实际代表“身体”呢？…

因此，当我听见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和身体交通”时，总是很受搅扰。如果有人自称代表身体，他们就是顶替了基督！身体只有一个头、一个人位—就是这位得高举，是灵的基督。（朱韬枢，“申言者所必须认识的事），“交通报”英文版，卷五，第一期，二七页，中译。）

朱韬枢也教导长老们，定规事情只该顾到本地圣徒的益处：

…地方教会中，长老们所作的决定不是为别的，只为了让圣徒得益处。（朱韬枢，一与同心合意，九六页。）

这使得在朱韬枢职事下带领召会的弟兄们，切断他们与该地区之外其他召会和其他同工们的交通，不顾他们的感觉。这乃是摒弃了倪弟兄和李弟兄，论到众召会普遍的交通，作为基督身体的实行，以及顾到身体的感觉，彰显在全地众地方召会等交通。

因着我们不认识身体，风波一个接一个发生。对我们这种疾病惟一的救治，就是对身体的看见。关于基督的身体，倪弟兄教导说，凡我们所作的，我们必须考虑众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要作一件事时，不可忘记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身体不仅是一个地方召会。地方召会不是一个‘地方身体’；若是这样，就变成地方宗派了。（召会生活中引起风波的难处，二六页。）

朱韬枢现在所站的立场，完全偏离了他在1989年，与主恢复在美国之同工们所站立的立场。一封朱韬枢所共同署名的信件末尾，表达了以下的请求：

请彻底对付这事，与你们服事主的身分相称，不仅顾到你自己的感觉，也顾到身体的感觉。为着身体的缘故，弟兄们，我们请求并恳求你们听这样的话，在主面前考量我们在这封信里所陈明的事。（Francis Ball, Titus Chu, Les Cites, Eugene C. Gruhler, Joel W. Kennon, David Lutz, Benson Phillips, and James Reetzke, Sr., 1988年八月二十八日致安那翰召会聚会中说话者的公开信，1989年四月十日）

DCP 辩护与证实

五 扭曲李弟兄对基督教的态度，为要称义对基督教的接纳

异议者扭曲李弟兄于一九九七年华语特会末了一篇信息中的话。在信息里，李弟兄因着已过在接纳信徒上的疏忽而悔改。李弟兄的交通并不代表他的职事在照着神并照着基督接纳信徒的教训上，有所改变。这段话承认，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信徒，常常没有照着这个标准而活，因此呼吁圣徒们，借着多而又多的祷告，在主面前受调整，以进入这样的实际。然而，这些异议者将李弟兄的话，当成了一张“空白支票”，借此称义他们偏离李弟兄教训和交通的实行，并且自行解释出许多观点，宣称他们得罪其他的基督徒。在一篇文章里，说到：

所有带领弟兄和圣徒们，现在该认清事实，并且认识一第一，诚如李弟兄所承认的，我们（包括李弟兄在内），在李弟兄的带领下，确实犯下许多错误，因而对不起基督的身体；此外，李弟兄认为这些疏失是他的责任，因此抓住人生最后的机会公开认罪。（匿名，“李弟兄痛苦悔改的灵与他在最后公开信息里严肃的嘱咐——为什么我们完全错失？），中译。）

接着，这位匿名作者要求对李弟兄的“教训”重新评估，认为其中犯了“许多错误”。朱韬枢则是声称，同工们完全忽略了李弟兄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尊重李弟兄末了关于接纳信徒的话？为什么你们弟兄们总是宣称与李弟兄是一，却完全忽略他真实的担忧和对我们大家末了的嘱咐？（朱韬枢，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致朱弟兄个人信件的回信，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他攻击 Benson Phillips 弟兄在最近一次长老训练里所说的话：

我们必须接纳所有的信徒。但是这里（今天早上）的负担是，我们必须接纳众地方召会和所有在地方召会里的圣徒。他们都该为我们所接纳，并且都该照着罗马书十四章三节，十五章七节被接纳。神已经接纳我们，基督也已经接纳我们，这接纳乃是三一神的接纳。既然神已经接纳了每一处的地方召会，我们就必须有交通，我们必须将彼此接纳进三一神的交通里。然后我们必须接纳所有的信徒。每一处召会都接纳所有的弟兄和姊妹。（译自“职事报”，第九卷第二期，二〇〇五年二月，一〇八页）[方括号中的内文，为 Benson 弟兄信息所有，却为职事报所删略之部分，为厘清上下文意，特附加于此。]

朱韬枢声称，Benson 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先接纳所有的地方召会，才能接纳所有的信徒。

DCP 辩护与证实

在李弟兄的全文中并没有说到接纳众地方教会，但是你却引进这个“新的教训”，来降低、延迟接待其他信徒的重要性。我请问，在这点上你真的是忠于李弟兄的“遗嘱”么？或者你是在执行你自己的工作流程？Benson 弟兄，你这个超出圣经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要暗示，一个地方教会必须被你们弟兄们接纳，才可以被所有在你们带领（控制）下的众地方教会所认同呢？（朱韬枢，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致朱弟兄个人信件的回信，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异议者将李弟兄的“悔改”大加渲染，以此为根据，攻击一切他们所不同意的事。譬如，他们以此攻击当前与“邪教暨新兴宗教百科”的诉讼。

我们若对李弟兄最后的话认真，我们就不能断言，李弟兄若是在世，仍会照着以前的方法作事。我们是否该问，他所作的会有何不同，特别是对基督整个身体有关。李弟兄还会用同样的方式处理诉讼吗，他还会同意现有的官司吗？（匿名，“‘神人’诉讼和“邪教百科全书）诉讼—相同或不同？），中译。）

异议者把李弟兄的“悔改”，应用到因诉讼而得罪基督徒的事上，这纯粹是猜测，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事实上，那段信息的上下文，是说到照着神并照着神的儿子接纳。在李弟兄后来的信息里，也表示他后悔没有将主借着在祂恢复里的职事所赐的丰富，充分的供应给基督徒大众；他为此作了一些安排。李弟兄从未为定罪走样、堕落的基督教系统，及其属世的实行而悔改。事实上，他在同一段话里着重指出，“公会中的分门别类是错的”。他也从未为八〇年代的诉讼悔改。事实上，他特别嘱咐，要邀请这些参与诉讼案的律师们，参加他的葬礼。

朱韬枢摒弃了李弟兄在华语特会中清楚的说话，就是众召会需要在一个身体的交通里，相调在一起。这是李弟兄那次信息的主题，在其中他说到他后悔在接纳圣徒上的疏忽。

六 鼓励野心

朱韬枢鼓励青年人应该“被显明”并且“受器重”。他也嘱咐他们要“竭力争战”以“得主称许”，即便这种羡慕是出自魂生命。

DCP 辩护与证实

大卫甚受器重、颇得众人的欣赏。我们也应该羡慕像大卫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劳苦服事，才得以显明。（朱韬枢，“大卫—一个合神心意，服事他那一代的人”。）

你在年轻时，就应当寻求得显明。不要去分析这种羡慕是不是出自魂生命。你要竭力争战、得主称许，然后让主做工在你身上。…不要只满足于在教会生活里做一个尽功用的人。不！（朱韬枢，“大卫—一个合神心意，服事他那一代的人”。）

这种鼓励野心的教导，与职事所教导的相冲突，并且导致分裂和背叛：

我要对你们年轻人说，在教会里有这一个问题，就是弟兄们寻求地位的野心。说起这事是个羞耻，但这是事实。…有野心的人从来不承认他有野心。等到他们引发分裂以后，他们总有一种理由。他们会罩上一件道理的外衣。他们说，教会在这道理上有错，因为他们清楚了，所以必须离开。这全是装作、托辞，是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参“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二二三页。）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是今天主恢复中一些地方的情形。有些人接受正确的立场，也持守基要的信仰，但他们活在肉体、己和天然的人里。他们也许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荣耀和高举。更糟的是，他们也许有野心，在神看来这是可恨、可憎的事。已往七十二年来，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每一次背叛，其根源都是这丑陋、邪恶的野心。（历代志生命读经，九七页。）

附件一攻击同工们的实例

以下是朱韬枢和 Nigel Tomes 攻击那些在国际特会和训练里，尽话语职事之相调同工们的例子，和一些摘要性的答复，详细内容请见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Twisting.html>：

- Nigel Tomes 指责李隆辉所说，应把“一个出版”加入以弗所书四章的七个“一”里。李隆辉弟兄从未说过类似的话。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SevenOnes.html>).
- Nigel Tomes 指责陈实所说，“一个出版”不是一个合乎圣经或不合乎圣经的问题。事实上，陈实所说的是，不论分裂基督身体的教训是否合乎圣经，只要分

DCP 辩护与证实

裂基督的身体，就不能成立。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NotAMatter.html>)

- Nigel Tomes 指控 Ron Kangas 所说，“李弟兄是行动的神”。他和朱弟兄都批评，圣经里没有用到“行动的神”一辞。Nigel 破例将这个辞用在李弟兄身上。事实上，Ron 只是肯定李弟兄对这辞的定义与应用，即一个与神是一，代表神执行祂在地上之权益的人。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ActingGod.html>)

- Nigel Tomes 引用李弟兄信息里的半句话，辩称李弟兄提到“写作之人的特会”，是鼓励弟兄们发展自己的文字工作。事实上，李弟兄在这段话中的所说的，乃是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需要；只要还原整句话，就可以看出 Nigel 所鼓吹的，反而是李弟兄所说“不法的行事”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WritersConf.html>)。

- Nigel Tomes 宣称倪弟兄设立香港和台湾福音书房，乃是为主恢复中不同的文字工作，立下一个先例。事实上，倪弟兄在与李弟兄交通时清楚定规香港、台北、上海福音书房，乃是一个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HongKongBkrm.html>)。

- 朱韬枢指责 Ron Kangas 违反圣经，否认身体有地方的一面，但他没有看见，Ron Kangas 所说的实际上是李弟兄的教训。一个地方召会，乃是基督宇宙的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显出，其存在是来自于宇宙的身体。因此，说“一个地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与宇宙的身体无关，乃是错误的。
- 朱韬枢指控同工们将地方召会贬为一个手续，但他没有看见这是李弟兄在他晚年职事里所讲说并强调的话，也无视于同工们清楚的教导，地方召会乃是达到神经纶目标—建造基督身体，所必要的手续。
- 朱韬枢指责 Ron Kangas 所说，一个地方召会有可能不在身体里，但他没有看见，这同样也是李弟兄的话。朱弟兄没有看见地方召会在立场上的地位，与其实际光景的不同。
- 朱韬枢指责 Benson Phillips 偏离李弟兄在接纳信徒上的教导，他误解 Benson 所交通的内容，并在 Benson 所交通的几段话里，加入时间顺序，这并不是 Benson 说话的本意。（准备中，将刊登于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ReceivingChurches.html>）
- 朱韬枢和 Nigel Tomes 指控陈实，在真理上犯严重错误，竟说“恢复等同于身体”，但他们忽略了陈实只是在分享他所读李弟兄书报里的一段话；陈实弟兄

DCP 辩护与证实

的整段话，乃是关于借着实际顾到其他地方召会的感觉，而顾到身体的感觉。

(<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RecoveryBody.html>)

- 朱韬枢和 Nigel Tomes 控告 Ron Kangas 犯了严重的错误，说一年七次特会训练的说话，是“向整个身体说话”。事实上，Ron 的话反映出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教导，说，神的说话是为着整个身体的，并且任何一处召会所领受的，都是为着整个身体。(<http://www.afaithfulword.org/articles/SpeakingToTheBody.html>)

¹ 一些公开拥护朱韬枢的人，试图给人一种“弃绝他们不同的教训和异议观点，就是弃绝‘大湖区的弟兄们’，和大湖区众召会”的印象。这是不实的。DCP 介入这些问题的原因，不是因为弟兄们私下抱持或传递不同的观点，而是因为极少数的弟兄，对同工们作出了非常公开、有争议的批评。此外，一些公开拥护朱韬枢的人，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们的写作，得到他们所在区域之众召会、众长老、和众同工的支持。这也是一种误导，与事实不符。

² 一位以多篇文字公开拥护朱韬枢、并批评同工们的弟兄，在提起写作原因时，故作无辜的表示，他和其他的人只是发表问题和深切的“关切”。然而任何一位客观的读者，都能看出其中尖酸的口气，并且一眼看穿文章中满了言辞的争论、对同工们的质疑、没有根据的含沙射影，以及讽刺性的责难。如本文附件所展示的，他一再用同工们没有说过的话，来指责忠信的同工们。他以大量的指控，抹黑同工们的言论、意思和动机。

³ 二十一位在主恢复里多年的同工写信给朱韬枢弟兄，请他停止他单独且分裂的工作，牧养那些在他影响下的召会和工人，进入主独一恢复的独一工作，以建造基督的身体；但一些拥护朱韬枢的人对此感到愤慨。他们的愤慨弄错了目标。同工们并不是轻易、草率的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当一些情形，就是因着有人对一些基要之事，如合一与同心合意、新约的职事、工作、以及召会生活的实行，有不同的教训和观点，使主的恢复逐渐走向不合时，同工们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朱韬枢和拥护他之人的公开回应，只是印证一个结论，他们决心走独立和分裂的路。

⁴ 这份文件的草稿（其上清楚标明为“草稿”），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窃取并张贴在一个第三方的网站上，其中含有一份不准确的草稿纲目摘要。摘要中所使用的辞，比草稿更具煽动性。这些用辞从未出现在草稿之中。我们之所以发现这件事，是因为“关切的弟兄们”在刊登了几封信和信件说明时，攻击了这份摘要的内容，以称义自己的举动，然而这份摘要既非出自我们，我们也从未写过这样的内容。和其他典型的异议者一样，作者在文章中花了许多力气在证明 DCP 为水流职事站所有，也花费力气在其他的不实陈述上。